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5

长城内外

CHANG CHENG NEI WAI

(五)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长 城 内 外

(五)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编著
曹林平

广 州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长城内外(五) (5)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 价: 988.80 元 (全 55 册)

第 60 章 安春山片甲不留

郭景云从床上立刻跳起来，心中愤愤不平。“让我‘暂勿突围，仍固守待援。’这个命令为什么由安小个子转来？总司令不来电报，难道真的要他收容我吗？岂有此理，欺人太甚。”他马上电询北平“剿总”，是突围？还是固守？

傅作义来电：“固守待援，暂勿突围。”

郭景云的心完全凉了，第一，命令没有直接给他下达，而由安春山转达；第二，北平“剿总”委派安春山为平绥东段收容总指挥。他感到这是奇耻大辱，火冒三丈地说：“我堂堂三十五军军长，让安小个子收容？仗还没打，就如此安排，我宁死也不叫他收容！”

本来，郭景云与安春山各有各的打算。郭景云怕突围被解放军击溃，想叫安春山的二五〇师打进新保安接他。这样，他就可以不受损失，安全返平。何况这是傅总司令的命令，安春山应该服从！

安春山在怀来，深怕后边守康庄、八达岭的十六军不能挡住解放军。如康庄不守，十六军被歼，他则背后受敌。他请示北平傅作义，问是否准备在这里会战？傅作义避而不答，他再三请示，傅才说：“你看着办吧。”

历来，傅作义指挥作战，考虑周到，命令果断，斩钉截铁，现在主帅决心动摇，怎么办？

安春山不知道郭景云为什么冒这么大火气，一定要我到新保安接应。他一查电报，原来委派他为平绥东段地区总指挥，电码译错，译成“平绥东段收容总指挥，”无怪乎郭景云如此气愤。

安春山决定再与郭景云联络。

郭景云总认为安春山不执行傅作义的命令，没有到新保安城接他。不到前线亲自指挥，而让副军长前来应付，是有意看他的笑话，故而不与安春山接话。

安春山在怀来感到一个团的兵力太单薄，无法固守。他决定率军部人员先期回平，几次登火车，但都被北平来电制止。

“临阵逃脱，要受军法处分。”安春山左思右想，改变了主意，要乘汽车到前方。

可是，当随行人员登上汽车后，他又下命令停止。他再次查阅北平总部的电报，确是要他坚守怀来城。正在他行止不定，莫衷一是的时候，又接总部一份加急电报，他颤抖着双手，打开电报夹，用惶恐、畏惧的眼光急忙阅读，以为又是训斥、制止他返回北平。可是他看完之后，脸上顿时浮起了笑容，心情安定下来。

“总司令完全体谅我们的处境，派十六军1个师来增援我们，先遣团即可到达。”安春山向他的作战参谋说，“你马上派人去迎接。”

安春山高兴地看墙上挂起来的作战地图，计算着怀来至北平的路程，看当中的地形。他命令再和被围的郭景云联系，但仍无结果。

当他正责骂电务人员饭桶草包时，作战参谋慌慌张张进来了。一迈门槛，几乎摔倒。

“军长，不好了，派去迎接十六军的人，连人带东西都被

俘去了。……守南口、居庸关的十六军，不战而逃。……平张交通线全被切断。……”

安春山听后，目瞪口呆，后路被切断了！

这时，副军长王法之带着残兵败将从新保安东南的马圈子村溃退下来。下一步棋怎么走？安春山束手无策，他把情况报告北平“剿总”，请求援助。傅作义复电倒征询他的意见。电报说：“郭军长已决定固守新保安，你军决定如何？望提出意见。”

情况紧张，安春山立即复电“打回北平去”。

谈何容易？平绥铁路、公路都被切断，居庸关、八达岭著名天险被解放军占领，怎么打回北平去？

安春山把他的幕僚找来。大家研究，最后决定，从怀来南山十八家子村，穿过长城要隘镇边城、横岭，经平西的斋堂、门头沟、石景山回北平。决心下定后，他召集团长和独立营长以上的军官紧急会议。宣布：

“康庄的十六军处境不利，共军的先头部队已迫近怀来。围攻新保安的共军，将以较小的兵力阻止三十五军的突围，而以主力先在怀来解决我们。怀来城防本来可守，但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如打回北平去，居庸关、八达岭是著名天险，不能通过。当前惟一的出路，是从十八家子出击，抢先占领横岭关，夺路返回北平。”

个小声大的安春山，今天讲话却是低音。师长、团长们紧皱眉头，他们从新保安方向连夜溃退，疲惫不堪，有的人听着听着竟然闭目鼾睡，打起呼噜来了。安春山叫醒他们骂道：“到性命攸关的节骨眼上，你们还睡，要不要脑袋了？”

“军长，我们实在困乏到极点了。3天3夜都没闭眼。”他们都难以为情，自己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咒骂自己：“没用

的东西。”

安春山看军官们的疲惫情况，感到部队成了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但他还是打起精神，提高了嗓门，勉强继续解释他的决定。他说：

“这条路经过共区，山势陡峭，汽车战马难以通过。可是当前这里没有共军主力，我们出敌不意，可能由此突出去，我判断，我们大部队在共区行进，必被共军发觉。他们可能抢先占领横岭关，截断我军。但是，我有骑兵，在重炮掩护下，完全可以首先占领横岭关。只要占领横岭关，便活了一半。否则，可能全军覆灭。总之，这条线路是惟一的生路。占领横岭关，便可以把共军抛在后面。我们是走此生路，还是死守怀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走这条生路。抢占长城隘口横岭关！”

怀来南山是老解放区，群众组织得非常严密，民兵英勇善战。在保卫张家口时，晋察冀野战军就以镇边城、横岭关地区为防线，对这一地带地形，是非常熟悉。

安春山出怀来城，检查了部队轻装撤退情况，他看到先头部队过了一条河，进入怀来南山的十八家子村，他便随军部警卫营行进。

解放军发觉了敌人的企图，以山炮、野炮向十八家子进行横断射击，但火力不强，安春山命令部队仍照前令行进。他跑到前边问二五〇师的士兵，是否走得动，士兵们回答说：“走还是能走，就是两三天都没吃一顿饱饭，没喝上水，实在受不了。”

天黑，安春山率部队到十八家子。这是山口，两壁高山，中间羊肠小道，车马堵塞，后面的队伍，都停下来。

“要坏事，恐怕过不了横岭关。”安春山心里想，他马上抓住二五〇师1个团。这个团是他亲自带过的。现在他决定要亲自率领，向横岭关急进。

到了横岭关，骑兵大队已占领横岭关附近的制高点，并未发现什么情况。安春山这才放心，他把这个团交给赶来的二五〇师师长指挥，自己随军部特务营行动。他命令二五〇师师长紧跟骑兵大队，迅速行进。可是过了横岭关，官兵疲劳已极，戒备松懈，只要一停便睡，一睡便起不来，他们3天3夜的行军，人疲马乏，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传令兵找不到长官，部队失去了指挥。

敌一〇四军军部和一小部分队伍，通过横岭关很顺利，就麻痹大意了。可是一过关口，情况突然变化，掩护团不知去向。队伍被解放军截成两段，顿时混乱。军部架起电台与二五〇师联系，毫无回音。

这时，安春山既不下令部队前进，也不召集军官部署作战。原来山深林茂，他们走错了方向，根本不知走到了哪里。安春山在休息时，倒在土堰上也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天已大亮。怀来、康庄方向升起了红绿色的信号弹，他判断这是解放军追击的命令，于是，他把军部的人叫起来，立即出发。

中午，部队又困又饿，实在走不动，安春山命令停止、休息，分散作饭。否则，部队就无力行军作战，不能出山，也回不了北平。

他命令架起电台，再次和二五〇师联系，可是，仍然联系不到。他大发脾气，一讲话就发火。生完气就睡觉。于是，官也睡，兵也睡，遍地都是睡着的人。

安春山醒来，突然决定，就地分散在附近小村宿营。

“这些小山村，又小又分散，有了事可不好办，还是出山后再宿营。二五〇师不会垮，说不定从别的山沟走了。”副军长王法之向安春山建议。

“二五〇师如果通过横岭关，无论从哪里走，也不能不跟我联系。你们觉得这地方不安全，你们先出山吧！”安春山回答说。

王法之听后心里很恼火，觉得安春山不听他的建议，故意侮辱他。人们常说主官吃肉菜，副职吃泔水，是有道理的，自己是副职，只好从命。

安春山带军部和骑兵大队 200 人刚刚宿营，特务营在后边还没有跟来，卫兵还没有派出，突然山头响起了“哒哒哒”机枪连发声。从望远镜看去，是解放军追来了。人数不多，只是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也没有下山攻击。

安春山慌忙派骑兵通知工兵营和特务营抵抗，但是他所派出的通讯员没有一个回来。他让电台和自己率领的两个师的师长联系，都联系不上。只好向北平总部呼叫，请求派飞机援助。

这是徒劳的，毫无音讯。他身边只有骑兵大队 200 多士兵，此外就是副军长、参谋长了。特务营营长本来是他的拜把兄弟，这时连个招呼都不打，绕过军部擅自逃跑了。

解放军在山头上吹起了冲锋号，冲下山来，直捣一〇四军军部。

安春山感到大山倾倒了。心神不定，精神恍惚。特别是两个师，丢的丢，散的散，溃不成军，最后连个特务营都没剩下，回北平也无法交待。他绝望了，拿起手枪就要自杀。

副军长王法之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何必闹这一套。你要决心死，我陪着你，就在这间小屋里抵抗，打死算完，不愿

在这里死，咱们就逃跑。”

安春山听从了王法之的劝告，两人率领几个参谋，由 10 名骑兵、传令兵掩护，越墙逃跑。

他们一路胆战心惊，生怕被解放军发觉，爬山越岭，进入一条山沟。枪声好像远了。安春山回头一看，副军长王法之丢了。地图也丢了。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只是盲目地在高山深沟之间乱窜。随员越来越少，前面一个小村，他不敢进去问路，生怕遇上解放军。

他正犹豫往哪条小沟逃走的时候，突然一声：“站住！举起手来！”

安春山停止在一个小山坡下，举起了两手。

那是一个妇女的声音。安春山抬头瞟了一眼，看到是一位年轻的山村姑娘，双手端着美式的冲锋枪，后边还有几个民兵都端着枪对准他。

“你是干什么的？”赵冬梅将枪口死死对准安春山。

“伙夫，伙夫。”

“看你这个猴相！”年轻俊俏的赵冬梅，横眉冷对，骂道，“我们等了好几天，断定你们会从这儿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安春山连连点头，不敢答复，深怕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是解放区，老根据地！懂吗？你们这帮害人精！好啦，现在，你们全都完蛋啦！”

“是，是。时候一到，立刻就报。”安春山几天不洗脸，个子矮小，戴着一顶又脏又油的军帽，穿着一身破旧军装，他伪装成伙夫，谁也看不出来。他什么时候穿上了士兵的衣服，冒充伙夫的倒霉相，竟使一同被俘的官兵也感到惊奇。他们心里都在想：军长还有这么两下子。

赵冬梅把安春山送交给解放军。解放军的一位干部迎面走来，和她握手，向她表示感谢，她早就看出是李顺保。

赵冬梅低下了头，笑了笑，心里挺高兴。她经过监狱的考验，和战场上血和炮火的锻炼，英姿飒爽，毫无娇柔气质。

“我只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我把他交给你们处理，请给我开个收条吧！”

李顺保点点头，说：“好吧！”

在战场上相会，是两人日夜盼望的。她有千言万语要说，但战争紧张，只能压缩为一句话：“你身体好吗？”

李顺保说：“好。你呢？”

他也有许多话要说，但哪有时间啊！

他没有查出安春山的身份，于是按照政策，优待俘虏，发给他回北平的还乡证和几元人民币作路费，并对他说：“革命自愿，绝不勉强，愿干者留，不干就放。放下武器，不咎既往，或干或放，都起作用。”

这样安春山就被释放，他片甲不留，只身逃回北平去了。

第 61 章 郭景云死不回头

郭景云在新保安城隍庙讲话之后，便命令部队加修工事，固守阵地。他的士兵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挥动镐锹，挖掘冻土，土比冰还硬，挖不下去，便扒民房拆木料点火烤冻土。烟雾弥漫，遮盖了被汽车、大炮、马匹堵塞的街巷、民房和工事。

从张家口撤往北平时，虽曾补充了大量的粮食、弹药，连日激战，早用光了，只能靠空投接济。开始空投尚能落到自己的阵地上，后来解放军的包围圈缩小，不少粮弹落到解放军阵地上。飞机不敢低飞，怕炮火射中，就在高空投下降落伞。塞上的朔风，把伞吹到城外。气得郭景云伸着脖子，望空兴叹，大骂飞机通敌。

为解决粮食弹药补充问题，必须扩大空投场地。郭景云命一〇一师配合二六七师，向新保安车站地区发动连续猛攻 9 次，都被打垮了，部队又缩回城内。

靠空投无望。不吃饭不能打仗。郭景云叫军需处向老百姓“买粮”。新保安是个小镇，现在兵多于民，哪有那么多粮食？居民的粮食早被抢殆尽了。最后只得煮马料吃，马料吃完了，吃马肉，马肉吃完了，怎么办？有人建议向随军东逃的那些老爷、太太们要粮食，这帮肥头大耳的官老爷和穿着皮大衣高跟鞋的太太们钱多粮少。一点粮食，杯水车薪，哪够两万多官兵

吃呢？

郭景云知道情况紧急，简直像老牛掉在井里，有劲使不上。他预感末日来临，心神不宁，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但在人们面前，他强作镇静，没人时，静坐发呆。他不愿出门，不愿讲话，除了问问飞机送来了粮弹没有，别的事不想多问。

晚间，他叫政工处长给他占“响马卦”，问新保安能否守住？何时解围？北平情况如何？如占一课说“今晚没事”，他就高兴。如说“今晚某处怕撑不住”，他把牌一摔，骂道：“混帐！谁信你这个！”

他半卧在炕上，卫士长给他拿来花生米和美国咖啡烟，他不哼不哈，也不伸手，两眼瞪着炕桌上的一副牌九。

特工人员林泽生进来，他动也不动，只是抬了抬眼皮，问道：“主任，你也害怕了吗？来探听消息吧？”

林泽生是二六七师政工主任，他深知郭景云的脾气，当即奉承拍马，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

“好样的！”郭景云立即丢给他一包香烟，作为奖赏。

林泽生知道郭景云几天来心情不好，脸色难看，有时还强作欢笑，他急忙退出卧房来。在门口，他碰见了郭景云的卫士长。

“军长桌上放了一副牌九，干什么？是不是你要钱被他抓住了？”林泽生问。

“不是。那是占卦用的。”卫士长低声回答。

12月20日下午，解放军对新保安开始了长时间的猛烈炮击。密集的炮火摧毁了新保安城西北角和东南角，城墙多处被打塌，守备部队多人被压死在掩蔽部内，指挥所里连说话也听

不见。前几天，解放军打一阵炮后，就停止射击，马上可以做饭了。今天炮火越打越烈，越打越猛。郭景云以为解放军要发起总攻。当炮火稀疏下来时，他跑到东门城楼上，但是城外壕沟中，解放军来回运动，并没有发起攻击。正对城门竖着一幅白布标语，上写着14个醒目的大字：“歼灭三十五军，活捉郭景云大麻子！”

解放军阵地上，隔不远就有一个喊话筒在喊话。他清晰地听到对着他的喊话筒在喊：“三十五军的弟兄们！咱们都是穷苦人，你们被抓走当兵替大官送死，实在可怜！你们死了以后，你们的父母谁养活呀？城外的解放军兵多，炮多，包围得很紧！你们想逃走，万万不能！插翅难飞！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举枪投降，又能保命，又可回家！”

“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想工作的给工作，要回家的给足路费！”

郭景云听了，马上命令特工人员回答，但声音很小，被解放军的高音喇叭压了下去。

他知道士兵连日作战，数九寒天，吃不饱、穿不暖、勤务多，寝不安，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他召集军官会议，讲话说：

“本军号称常胜军，名震全国。常胜军的军长是不好当的。前任军长鲁英麇已经给我作了榜样。如果你们给我丢人，吃大败仗，我也只有自杀。”

稍停一会儿，他问道：“你们让军长自杀否？”

军官们齐声回答：“不让！”

“好！不让。那你们就得给我好好打！谁的阵地被突破，谁就提着脑袋来见我。你们要死心踏地守，不要有别的想法。如果新保安守不住，我们战败了，大家到军部集合，我这里准

备了汽油，让共产党进来，连个尸首也找不到。”

军官们都面面相觑，哭丧着脸，一言不发。

郭景云说：“共产党优待俘虏是假的。像咱们这号人，和共产党打了多年仗，有血海深仇。如果被俘，共产党一见，就红了眼，绝无宽恕之理！再说，咱们跟总司令多年，就是逃个活命，也无脸见人！”

接着他编造了许多胜利消息：

“本军虽然被围，但外边打得都好。一〇四军在怀来消灭了共军1个骑兵师，俘获了1个兵步师，大家只要坚守就有办法。至于人吃的，枪吃的，都不要顾虑。傅总司令保证，飞机加强空投。”

郭景云还指令特工人员，加强对各连核心兵（每班一个忠实于反动派的特务士兵）的领导，防止投降，不准电台人员偷听陕北广播，严密控制消息，再放陕北广播，一定枪毙！”

特工人员为安定郭景云的情绪，解除他的烦闷，不仅电请北平总部，用飞机空投香烟、糖果、花生等等，陪伴他吃喝闲聊，而且用扑克“过关”的戏法，给他解闷开心，本来过不去，他们乘他不注意，调换纸牌，就都过去了。

“没问题，也真妙，天天过关，都过去了。我看，守新保安没问题！”郭景云哈哈大笑地说道。

解放军从新保安城外，打来许多炮弹，其中最大一发炮弹装有第十九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给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师长冯梓的信。这封信，首先叙述当前的战争形势，陈明利害。最后劝冯梓认清前途，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走向光明。保证不咎既往，受到优待。如果有功劳，还按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安排，切勿迟疑。

冯梓部下的三〇二团团团长王达五风闻此事，便向冯探问：

“冯师长，你看咱们守城，有无希望，把握如何？”

“我看，没啥希望，前途渺茫。”冯梓说。

“既无前途，又无希望，咱们还打个什么劲？如果你有什么打算的话，我愿和你一起，跟着你走。我是老团长，另外两个团，我也可以控制。”

“谁让咱们是三十五军的老人。咱们怎能生别的心？”冯梓沉思半天之后说道。

王达五感到既然已经说出了口，就打破沙锅问到底，便说：

“我听说，你有个同学来信给你，你如何处理？”

冯梓怕王达五是郭大麻子派来的，查看他是否有异常言行，因此故作镇静，以攻为守说：

“我收到信后，深怕郭军长怀疑，已把信交给他了。”

王达五脸色蓦的煞白，非常懊悔，一股恐惧心情涌上胸口，头脑发胀，急忙表示：

“冯师长，因为咱俩关系不同，我多年跟你，所以才能谈出肺腑之言，请不要泄露。”

“这点你放心，我不会泄露，请老弟也不要外传。”冯梓留王达五吃饭。

解放军在城外，断断续续地用枪炮射击，不断地广播喊话，宣传优待俘虏，劝告早日投降。

郭景云忐忑不安，他一方面要求各部特工人员加强控制，进行反宣传，用八二迫击炮施放催泪性瓦斯弹，干扰共军广播；一面命令各部再加强防御工事。在工事上面，加厚土层，利用天冷，在工事上一层一层地泼水，冰层冻结得坚厚结实，迫击炮弹垂直落下，也摧毁不了。

“我们能守住吗？”他们互相问。

罗瑞卿、杨得志、耿飚站在新保安城北面的赵家山 983.8 高地上，居高临下，向南俯视，新保安战场历历在目。

新保安城像一个锅底，平放在洋河的小平原上。解放军把郭景云的 2 万多官兵，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修好交通壕，选好冲锋攻城道路，“挖好了灶坑，准备好了干柴”，个个磨拳擦掌，等待命令一下，全歼华北人民头号敌人——第三十五军。

桑干河是塞上名川。

罗瑞卿举目眺望新保安城南的桑干河，记起了一首古诗。诗云：“迢递关山路，桑干控上游。涛从云外落，月向浪中浮。夜火人争渡，天风水自流。”前几天，解放军在冰天雪地，强渡这条流水急湍而未结冰的大河，是极为艰苦的。

当时，兵团部队日夜进军，冒塞上风寒，徒涉桑干冰河，前出到下花园、鸡鸣驿一线时，敌三十五军逃遁了。摆在面前的只是滚滚尘烟，蔽日黄沙。作为兵团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多么心焦如焚哪！那时他心想，真该死，晚了一步，没按时到下花园抓住三十五军，贻误军机，影响平津战役，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呀？

他举目西望，不禁愤愤地说：

“就是那个下花园、鸡鸣驿，没有在那儿阻住郭大麻子！”

杨得志放下望远镜说：“郭景云被追击得急忙东逃，无暇观望下花园的古迹；我们战后倒应该去看看。”

大家向下花园方向看去，不见村落，在漠野中有下花园发电厂的烟囱被云雾缭绕，上下数十里的鸡鸣山，映入人们的眼帘。

杨得志只瞥了鸡鸣山一眼，早把头转过来，两眼审视着新保安城，问道：“现在几点了？”